

赫德(1835年-1911年),字鹭宾,英国人,生于北爱尔兰。中国近代史中最富争议的著名外国人士之一。曾任清朝政府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

赫德日记

Robert Hart Diary (1835-1911)

—步入中国清廷仕途

中國海關出版社

步入中国清廷仕途

——赫德日记(1854~1863)

(美)凯瑟琳·F·布鲁纳

费正清 编

理查德·J·司马富

(中)傅曾仁 刘壮翀

潘昌运 王联祖

译

傅曾仁 校

戴一峰 复校

中国海潮出版社

2003年1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英)赫德著;傅曾仁等译. —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1

ISBN 7-80165-101-4

I . 步… II . ① 赫… ② 傅… III . ① 赫德(1835~1911) - 日记 ② 海关 - 史料 - 中国 - 近代 IV . K835.617 = 4②F75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957 号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责任编辑: 高 烽

助理责编: 陈贵顺 冯雪松

责任校对: 贵 顺 曾 军 宗 丰

版式设计: 佑 平

封面设计: 乐 丰 龙 龙

步入中国清廷仕途

——赫德日记(1854~1863)

(中)傅曾仁 刘壮翀 译

潘昌运 王联祖 译

中国海关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东土城路甲 9 号 100013)

北京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mm 1/32 开 印张: 17.75

字数: 44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165-101-4/F·68 定价: 38.00 元

图编部电话:(010)64288969

发行部电话:(010)65195616

海关版图书,印装有错误可随时退换

译 序

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 陈诗启教授

赫德（1835～1911）英国北爱尔兰人。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显赫人物。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正是大英帝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殖民地的狂热时代。尽管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沦为英国殖民地，但在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侵略下，却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赫德就是在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前期代表英国对中国进行半统治的主要人物，也就是他所自称的清政府的“太上顾问”。

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遗下大量日记，这是何等珍贵的历史资料。赫德日记是他在中国全部生活、思想以及一切政治活动的实录，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如何竭尽全力扶植正在衰落中的清政府建立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千方百计伺机扩大自己及其统辖的海关的权力，把海关办成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我们发现日记中记载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件，如和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密谋制定“中外会讯”办法，夺取中国海关走私违章处分管辖权；利用他和总理衙门的隶属关系，协助丹麦取得中国的条约特权，等等，都是难得的资料。日记记载了赫德参与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总理衙门的内幕，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政治史、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手资料。

鉴于赫德日记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当我们接到费正清教授寄赠这本《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时，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便决定付诸翻译。译者是傅曾仁、刘壮翀、潘昌运、王联祖诸先生，傅曾仁先生校。本书的翻译，10年前已经竣事，由于某些原因搁置了10余年未能出版。今适中国海关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研究中心高兴地将译稿交付出

版，并由戴一峰教授作了复校。

我们在此敬向各位译校先生致谢，并对热心出版此书的中国海关出版社致以敬意！

眼见赫德日记第一卷译本即将问世，不胜欣慰，特为之序。

2001年12月

于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

致 谢

赫德日记原由杰拉德 E·邦克诵读录入磁带，从而使其几乎成为第四位编辑人员。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图书馆的戈登·惠勒对本书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帮助。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刘广京教授特别帮助我们解决了某些赫德以其自编的韦氏音标前的罗马拼音所拼成的中文语句的可能含义。我们感谢弗洛伦斯·特立费赞在哈佛大学为本书的编辑所做的出色工作，感谢莱斯大学和美国哲学学会的资助，以及哈佛大学出版社在财务方面的大力支持。

布鲁纳
费正清
司马富

编 者 按

我们力求将这些日记完全按赫德所写的原文印行，不作任何删改。有一两处例外，稍有改动，目的是避免让读者觉得混淆不清；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赫德的手迹难以辨认，甚至无法辨认。

我们在每则日记前加列了完整的日期——年、月、日——而赫德则常常只记“27 日星期五”或“10 月 9 日”。

只要可能，我们均将赫德的汉字或罗马拼音在注释中加以翻译。随着赫德对当地方言俗语的逐渐熟悉，他对中文的日益运用自如和使用频繁，翻译并不总是可能的。而且那时汉语罗马拼音尚未有标准，他所拼写的中文语句现在看来实属费解。在我们只能猜度翻译的情况下，对这些语句就不加注释。

我们保留了赫德所使用的括号和方括号，并用括号插入我们的解释，有时赫德在页边有后加的评语，或甚至划去了一两行字。这种情况也在适当的地方用括号标出。我们也保留了赫德在文字下面的划线。这些划线有时看来并不是表示要用斜体字，而是要特别指出某字或某句以引起注意。

序 言

赫德（1835～1911）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那些建设帝国的殖民地总督之一——只不过他的业绩是在中国。在这个国度里，他创立了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大清帝国的海关。身为来自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一介少年，竟能成为大清帝国的一名财政大员，实使在华外国人士为之倾倒，并为历来的史学家所津津乐道。迄今为止，人们主要是通过赫德写给其伦敦代理人金登干的1,437封信，得以窥见其致力维新的业绩。（费正清、凯瑟琳·弗罗斯特·布鲁纳和伊利莎白·麦克劳德·麦赞臣编，李度作序，哈佛大学出版社拜尔克纳普出版社1975年版）两卷本的《总税务司在北京：赫德书简，1868～1907年于中国海关》阐述了中国满清王朝末年西方影响的核心。本卷所编赫德的早期日记，则出自早于书简的阶段。但对书简的出处，应首先加以解释。

1942年，中国海关的末任外籍总税务司李度自广州撤离时，将12卷赫德书简的打印稿匆匆塞进了日本人准其从中国带走的木箱。这些书简曾打印了两份，因为其中包含着赫德担任总税务司的那个世纪中国海关和中国政府的内部情况。一份原为发往伦敦，另一份则发往上海。但两份都流传到了中国。李度先生以其远见卓识保住了他手中的一份，遂使我们有机会在事后进行研究和出版。

1968年，李度先生退休后移居新罕布什尔，开始着手整理其业务文件。赫德从北京写给伦敦金登干的亲笔书简在1965年移存伦敦大学的远东与非洲学院。这些书简可称得上是笔体繁复，寓义深奥。但李度先生认识到，这份20年代由一批熟悉赫德及其笔迹，又了解中国海关内情的人士在伦敦完成的打印稿，会为揭开许多易困惑将来一些学者的问题的谜底，提供很有价值

的线索。他致函费正清教授，问他：这些书简是否重要？是否愿意一读？

这样，就引出了出版书简的事业。李度先生性情开朗好动，期望能在一年后将其印行。但实际工作一做就是7年。这个进度原来也许可以加快，但是没有一个人可用全部时间来处理这些书信。而探究赫德的大量旁征博引以及附加材料的时间，也是无从缩短的。然而，花费在这些书简上的大量时间，却是充满着新的发现，令人激动的。

同时，来自伦敦的报告提醒我们有关中国研究的另一项重要事件：赫德的曾孙，最后一位赫德爵士，已于1970年去世。由于无人继承，赫德的各项文件，包括他的77卷日记，全部留给他他在贝尔法斯特的母校女王学院。1971年夏，几位与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有联系的研究人员：杰拉德·邦克、爱德华·勒菲渥和凯瑟琳·布鲁纳，前往贝尔法斯特翻阅。3个人都对这批意外得来的资料发生了兴趣。但从实际考虑，书简和日记显然得分开加以处理。书简是从1868年赫德来到中国14年后开始写起的。而此时的日记已有些含义模糊，有时因书写潦草，字体不佳而令人费解。20世纪70年代，贝尔法斯特的政治局势本身也日趋恶化；从珍藏日记的女王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所在的顶层，可不时看到腾起的烟雾，听到阵阵爆炸声。要认真进行对赫德日记的辩解工作，就得在这个城市长期居住。

令人感到又惊又喜的是，这样一个居住机会不久就出现了。当时邦克博士为去医学院就读，决定举家移居贝尔法斯特。他已出版了他的历史学博士论文《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的战争(1937~1941)》，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由于他被撰写赫德传记的想法所吸引已有多时，因而决定在学医之余尽可能挤出所有时间，将日记诵读录入磁带。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此事。他的磁带录音机需使用电池驱动，录音的最佳效果也是不均

匀的。有时他要被磁带中能听得出来的爆炸声打断，就（在括弧内）插言：“我想那是在市政厅附近”。那些变幻莫测的笔体，常常会使他不得不犹豫和重复，甚至改变整个句子的要点。不时——说句实话吧——磁带还会录进去勉强抑制住的呵欠声。

如果第一遍的诵读是困难的话，那么由凯瑟琳·布鲁纳担任的将磁带转录成文字的工作也是一样。诵读者的挫折导致转录者的挫折，而且是成几何级数的增加。说来令人吃惊的是，总共打出来的稿纸竟有 614 页之多，所跨年代从 1854 一直到 1866 年（至此邦克博士已获得其医学学位并已前往直布罗陀行医）。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存在着如此多的障碍，已打出的这些文字还是前后叙述一致，读来确实相当不错。但必须承认也存在些脱漏，页边空白处不时出现气恼的小注：“这盘磁带太糟”或“下几句无法理解”。

因之将日记转录成文字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这部日记是撩人心弦的，但却因为不完整而没有用处。不过已出版的书简已明白地显示，在研究外国人对 19 世纪中国所起的作用中，赫德其人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有种想法是出版日记摘抄，这样可以回避难以辨认或存在问题的部分。由于赫德本人曾经（如我们所假设的）毁去他早期日记的若干部分，日记已经有些零散，需要增添些起解释作用的段落加以连接。实际上，凯瑟琳·布鲁纳就曾根据一些摘要写过一两章。这样一来就很好地消除了赫德早期纠缠于原教旨主义所谈论的一些宗教问题（这些问题现代读者听来会感到烦躁），但这也引起了其他困难。随着日记的进展，更多的内容都具有个人和历史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位编者，怎能断言，他能划清价值轻微和富有意义之间的界线、富有意义又是对谁而言呢？一个年代的读者可能会钻研另一个年代的读者所跳过的题目。然而，如果要包括一切，那就必须有一份完整的稿本。

这个难题幸有莱斯大学历史学系的司马富（Richard

J.smith) 援手合作而得以解决。他本人是一位汉学家，尤其通晓 19 世纪 60 年代上海的中外关系（见他所著《雇佣军与满清官吏：19 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一书，KTO 出版社 1978 年版）。他在美国哲学学会的帮助下，曾连续两次访问女王大学。他将我们转录的文字与原来的日记进行核对，作了校正，并在赫德曾引用汉字之处增添了一些汉字。简言之，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人力所及的可靠稿本（有些因误听磁带所产生的错误是引人发笑的：在一则赫德 1854 年抵达上海不久的记事中，布鲁纳写成“我须与孟甘同住，并与他和 Thelaise 共餐”——Thelese？一位法国人？结果原来是指赫德的朋友“The Lays”——即李泰国一家）。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是错综复杂的。这部日记应当包括多少年份以及包括哪些年份？赫德致金登干的书简已经覆盖了他的影响为最大的那些年份。我们想把主要精力放在赫德的青年时代，看他是如何达到中国海关首脑这个特殊地位的；是什么促成了他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升迁。明显的解决办法是把日记编到书简开始的时刻为止。1866 年赫德去英国度假。在中国的整个生涯中，他只休过两次假，这是其中的一次。他结了婚，办了一些海关的业务，就将他的新娘带回到他在北京新建的居所，成立了与他地位相称的家庭。陪同他来华的金登干，在短短两年之后就回英国去了。赫德写给他的第一封信是在 1868 年 10 月。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如果 1863~1866 年这些对于掌管中国海关说来非常关键的年份都要包括进去，我们就必须将日记分两卷出版。第一卷内容是年轻的旅行者来到中国，经过 10 年见习，直至他接到总税务司一职的任命；第二卷内容则是他早期与处于清王朝权力中枢的总理衙门各高级官吏之间展开的较量、斡旋和日常磋商。

内容提要

赫德（1835～1911）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通过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来建设英帝国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晚清海关的外籍总税务司，赫德在他的权力鼎盛时期不仅控制着清政府的财政命脉，而且直接左右中国的内政外交乃至文化事业，从而使其势力演化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影响核心。

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和历史人物，赫德的一生亦颇具传奇色彩。本书收录的是赫德自1854年踏上中国土地，到1863年被任命为总税务司这10年间所记的全部日记（除去因私人原因而被其毁掉的部分），并配以注释，同时还穿插有对赫德的身世背景、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赫德与清政府各级官员的接触，以及仕途的逐步展开等内容的专章评价，从而使赫德成长历程的展示以主、客观双线交叉进行，既勾画出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物复杂的心理发展历程以及其中包含着的深刻的文化冲突与交融，也揭示了当时中国的种种纷繁的社会现实与斗争。

本书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教授、布鲁纳女士和司马富联合编撰，是赫德研究的权威版本。

目 录

译序	(1)
致谢	(1)
编者按	(1)
序言	(1)
内容提要	(1)
第一章 赫德的家世	(1)
第二章 日记：香港和上海	
1854 年 8 月 27 日～10 月 19 日	(13)
第三章 宁波：赫德初次置身中国	(39)
传教士社会	(43)
赫德的汉语学习	(49)
社交生活	(51)
传教士生活的情调	(57)
对外贸易问题	(62)
第四章 日记：宁波	
1854 年 10 月 20 日～1855 年 7 月 29 日	(70)
第五章 从宁波到广州	
1855～1858：赫德与时代俱进	(194)
个人的成长	(195)
公职生涯	(200)
上海海关的外籍税务监督制度	(207)
广州的权力之争	(216)
广东的华洋共治	(223)

李泰国的发迹	(226)
第六章 日记：广州	
1858年3月20日～12月6日	(229)
第七章 赫德与19世纪60年代的中英新秩序	(297)
海关机构的扩大	(301)
1860～1861年间清朝政府政策的变化	(304)
1861年赫德初访北京	(308)
防卫上海问题	(313)
舰队计划	(317)
北京谈判：李泰国的覆没	(321)
第八章 日记：北京和上海	
1863年5月9日～11月29日	(329)
第九章 结语：赫德仕宦生涯的影响	(409)
婚姻和家庭生活	(411)
赫德的二元文化的成就	(415)
赫德仕宦生涯的主调	(424)
注释	(431)
参考文献	(500)
索引	(508)

第一章

赫德的家世

现代性，无论如何定义，向来源出西方而非为中国所发明。19世纪的中国，部分原因亦在于此。不过，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正致力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么，一个世纪以前的那个自给自足、贫困落后的中华帝国，无疑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国家。预见这一质变者不乏其人，赫德即是其中的一位，并直接助其发端。尽管赫德不得不默默忍受当时中国折磨人的极端麻木，他同时已在培育着进步。

赫德于1863~1908年担任海关首脑。他雇佣了数百名洋员（主要为英国人）以及数以千计的华员下属，以征收对外贸易税款。这样做已被证明对他在北京的雇主是有用的。他还倡办各项事业——设立海岸灯标，公布贸易数据，训练翻译人员，支付驻外使馆经费等等——从而对中国的逐渐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在维多利亚时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已成为非正式的大英商业帝国的一些前哨站。赫德出任中国的高级官吏并受到信任，不仅证明了英国对中国的影响，也证明了清朝统治者对此种影响的接受。海关乃是不平等条约制度下所形成的清帝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妥协方式的重要核心。在整整一个世纪里（1842~1943），这一行政机构调解促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频繁的接触与往来。由于赫德身处海关中心，他个人的作用影响了整个部署，而他的个人经历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作为一部冒险故事所显示的人情味。

本卷研究的是赫德如何因其个性的驱使及身处的不寻常环境而开始其非凡事业的。由于赫德的性格定会随着人们对 19 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的进一步探究而越来越被人们仔细研究，我们在这一章中就集中介绍他在爱尔兰的家世，他于 1854~1858 年间在宁波担任英国见习翻译和副领事时对中国生活的最初反应，他于 1858 年在治理广州的联军委员会任职期间的经历，以及从 1859 年起进入初建的中国海关任职直到 1863 年成为总税务司这一时期的初步举动。我们现将迄今保存下来的他的日记的各部分予以再现，其目的是要了解标志着少年赫德在一系列不寻常境况下所做出的个人反应的种种具体事件及举动。

不论从他的优点还是缺点来看，赫德都是一个十足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物。他于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前两年出生；1901 年女王逝世时，他在中国的漫长事业离终点还有不到 10 年时间，因此他的任期正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尽管中国从未被纳入日后所谓的英联邦范围，然而它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却是西方列强（和日本）争夺地盘的战场。在那场角逐中，英国是为首的，有时甚至处于支配地位。

那些在遍布世界各处的前哨站行使英国权力的人们，彼此间都有一种亲和感。赫德在北京安顿下来后，就向伦敦索取有关克里米亚，有关北极探险，有关埃及的书籍；甚至对布尔战争，虽然距离如此遥远，也像那是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的事务一样，注视着它的进展。但要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帝国的联结，他必须先学会外交和行政场面上的各种手法：看他人是如何玩弄的，包括他的同辈和前辈在内；如何能做到万无一失；什么时候应该大胆放开手脚。出于幸运，他在角斗场边缘旁观了几年才被推了进去，而他又聪明能干。在他的日记里，人们可以找出这位 1854 年尚涉世不深的聪明少年的进步足迹。他雄心勃勃、富有见识，但尚把握不准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潜在能量，正摸索着培养自身的处世

技巧、耐性和精明头脑，正是这些素质铸造了他担任总税务司的那段黄金岁月。作为一个年轻的西方人，要同素以看重家庭门第和正统教育闻名的中国当朝士大夫亲密过往，赫德使我们看到了身后的社会和思想背景中的某些美德。

赫德生长于北爱尔兰^①。他于 1835 年 2 月 20 日出生于阿尔玛郡的波塔当。这是一个繁华的小市镇，是亚麻布和棉布交易中心，人口约 2,000 人。该镇位于巴恩河上。河在镇北 5 英里处与尼克湖交汇，后来成为来自都柏林、克隆司及奥马克诸铁路的交叉点。尽管由于在它东面 17 英里处有利斯本这个更大些的亚麻布中心，西面 11 英里处有阿尔玛郡首府所在地——当然还显然是由于 30 英里外有贝尔法斯特市——使它不免黯然失色，但它却兼有城乡两者的优点。镇上居民和赫德的父母与祖父母一样，主要都是纯粹的中产者，没有贫富悬殊的情况。赫德的祖父，詹姆斯·赫德，来自波塔当所属的基尔摩利阿第镇的许多小农庄之一，在波塔当经营酒类生意。他的儿子亨利，即赫德的父亲，也从事这一行业，是“酒类杂货店”的店主。这种商店既卖食品也卖酒。赫德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一度勾勒出了五六代的家谱。但再往前追溯，他所知的就只是家族传说，以及按父系他家很多代都是爱尔兰人这一事实。赫德是该地区的一个普通姓氏。

赫德的母亲安妮·爱德加，是同郡巴雷伯利的农家女。在她嫁给亨利·赫德之前，与胞兄理查德同住于波塔当。理查德原系商人，经营种子与酒类，后任邮政局长，并为一家大旅馆的业主。她家原系苏格兰人氏，自称于 1315 年随爱德华·布鲁斯迁来北爱尔兰。理查德·爱德加是美以美教派的领袖人物。这一教派当时正在该地区深深扎根。约翰·韦斯利于 1767~1785 年间，曾几次在这一地区巡行，在波塔当和基尔摩利阿第两处都曾布道。在当时组成的美以美教派团体中，以波塔当的托马斯街卫理公会教堂最为著名，那也是爱德加一家的精神家园处所。亨利·赫德